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四十四 五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周興岱

謄錄監生臣陳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十四

宋 李燾 撰

真宗

咸平二年春正月甲子詔尚書丞郎給舍舉升朝官可守大州者各一人限一月以名聞俟更三任有政績當議獎其善舉有贓私罪亦連坐之

乙丑命禮部尚書温仲舒知貢舉御史中丞張詠刑部

郎中知制誥師頏同知貢舉刑部員外郎董𩈳王太常博士王涉同考試及封印卷首仍當日入院禮部貢院封印卷首自此始

樞密直學士禮部侍郎楊徽之以衰疾求解職甲戌授兵部侍郎依前兼秘書監及占謝便殿命坐屏左右勞問久之徽之純厚清介守規檢尚名教尤疾非道以干進者自為郎官御史朝廷即以舊德目之嘗言温仲舒寇準用搏擊取貴仕使後輩務習趨競禮俗寖薄

世謂其知言亦以是寡合于世云

二月乙酉朔賜故彰信節度使周渭家錢十萬録其子

太廟齋郎建中為耒氏主簿令百日外赴任上謂渭有

清節召還將復用之詔下而渭已卒故優卹焉

丙申以太師贈尚書令韓王忠獻公趙普配饗太祖廟

庭

辛丑太常丞判三司催欠司王欽若表述上登位以來

放天下逋欠錢物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實録本紀及食貨志

並云繁冗三十餘萬恐數太多今從欽若本傳請付史館上謂近臣曰茲事先帝方欲行之朕奉成先志耳因命學士院召試欽若及覽所試文謂輔臣曰欽若非獨敏于吏事兼富於文詞今西掖闕官可特任之即拜右正言知制誥

己酉上謂宰相曰聞朝臣中有交結朋黨互扇虛譽速求進用者人之善否朝廷具悉但患行已不至耳浮薄之風誠不可長乃命降詔申警御史臺糾察之

祕書監楊徽之薦著作佐郎通判泰州戚綸文學純謹宜在

儒館三月甲寅以綸為秘閣校理綸父同文隱居教授學者不逺千里而至登科者凡五十六人徽之與門人追號同文曰堅素先生

丙辰命度支郎中裴莊等分詣江南兩浙發廪粟賑饑民除其田租莊使還言池州興國軍得良吏餘無足稱者且言朝廷所命知州通判率以資考而授至有因循偷安無政術而繼得親民者其素藴公器有政迹者偶緣公坐則黜司冗務真偽莫辨僥倖滋深自今望遴選

其人勿以資格授其有政迹者優加恩禮

癸亥詔今歲舉人頗衆若依去年人數取合格者慮有所遺落進士可增及七十人諸科增及一百八十人禮部尋以孫暨等二百五十人名聞内諸科一舉者六人特黜去之餘并賜及第　京西轉運副使太常博士直史館朱台符上言曰臣聞蠻夷猾夏帝典所載商周而下數為邊害其人如禽獸縶之而無所用厥土多澤鹵得之而不可居聖王知其然也或振旅薄伐勢不窮極

或和親脩好意在羈縻歷代經營斯為良策至于秦築長城而黔首叛亂漢絶大漠而海内虛耗逞一時之心為萬代之笑此商鑒不逺也頃者晉氏失御而中原亂離邊庭之氣方驕漢野之烽不絶太祖深監往古酌取至道與民休息遣使往來二十年間罕聞入寇大省戍邊之卒不興出塞之兵關防謐寧府庫充溢信深得制禦之道也幽薊之地實為我疆尚隔混同所宜開拓太宗平晉後因其兵勢將遂取之人雖協謀天未厭亂蟾

蜋拒轍用稽靈誅重興弔伐之師又作遷延之役自兹厥後大肆兇鋒略虜邊民攻拔城寨長驅深入莫可禁止當是時也以河為塞而趙魏之間幾非國家所有既阻歡盟乃為備禦屯兵馬益將帥芻粟之飛輓金帛之委輸贍給賞賜不可勝數由是國之食貨匱于河朔矣陛下自天授命與物更始授繼遷以節鉞加黎桓以王爵咸命使者鎮撫其邦惟彼契丹未嘗渥澤非所以柔遠能邇昭王道之無偏也今已訖諒闇將終祥禫中外

延頸觀聽德音臣愚以為宜以此時赦契丹之罪擇有文武才畧習知邊境辨說之士一介之使以嗣位服除禮當脩好鄰國往告諭之彼十年以來不復犯塞以臣料之力有不足志欲歸嚮而未得其間也今若垂天覆之仁假來王之便必歡悅慕義遣使朝貢因與之前惡復尋舊盟利以貨財許以關市如太祖故事結之以恩彼必思之兩國既和則無北顧之憂可以專力西鄙繼遷當自革心而束手是一舉而兩獲也西北無事

然後備邊之兵可議減省夫邊兵省然後費用可節費用節然後賦斂可緩賦斂緩然後黎庶可安黎庶安然後政化可致原其根本非他也在安邊弭兵而已設使尚稔其惡盈貫罔悛者不過二塗或皇華至邊拒而不納或留我行人不遣復命亦未至于大失體損威重而示弱外戎貽羞國家也然背義絶約曲在彼矣又使天下之人知陛下為元元故日新改作屈萬乘之尊以圖長久庶幾就安利去危殆則聖德巍巍與天無極億兆

之民愈歸心而懷惠矣又何傷於明哉陛下若欲訓兵練將與之力爭臣不敢復有所云也若欲繼好息民以安社稷不以此際乘便而行之慮他日噬臍無名發端昔揚雄有言曰北狄之戎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致故其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何者天性忿鷙形容魁健其彊難屈其和難得真中國之雄敵也矧苞桑之繫安不忘危兵家之勝貴于不戰今守文繼統欲致太平法堯舜之垂衣體湯禹之罪已好生惡殺務德化

事有損一毫以利天下者又可不思制變而與不識禮義之俗爭先後角氣力哉昔西漢高后時尉佗自號南粤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邑黄屋稱制與中國侔及孝文即位先遣陸賈馳書賜之佗乃頓首願為藩臣奉貢職夫漢文帝天子之尊也尉佗小國之君也其所以然者為中國勞苦且以息戰伐也今契丹之勁過于南粤陛下之聖出于漢文跡而行之事豈相遠哉誠朝廷之大計不可忽也台符又自請使北時論稱之本傳云咸平元年北戎為

梗經武帝略云北戎冦邊按元年北兵未動觀台符此疏可知也疏云已訖諒闇將終祥禫則台符上疏時乃二年春矣今附三月末

閏三月丙戌宰相張齊賢等言春候已殘雨澤未降此乃臣等爕理無効願示譴黜以塞天下之責上曰朕獲纉承基緒賴卿等輔翼慮政有闕失宜相規以道無惜極言也　初秦悼王旅葬涪陵于是詔擇汝鄧閒地改葬

庚寅詔有司力役之無名營繕之不急者悉罷之實録在己

丑日令皇太后居西宫嘉慶殿宰相引漢唐故事上從本紀
宫名曰萬安從之

己丑宰相張齊賢言于上曰臣受陛下非常之恩當以非常報因述皇王帝霸之說上曰朕謂皇王之道非有迹但庶事無撓則近之矣　上以亢旱詔中外臣庶直言極諫詔書畧曰朕累降詔書大開言路頗多叢脞罔副詢求思得讜言以答天戒善者必加甄賞否者亦為優容勿尚靡詞復談鄙事　有上封指中書過失請行

罷免者上覽之不悅謂宰相曰此輩皆非良善止欲自進當譴責以警之李沆進曰朝廷比開言路苟言之當理宜加旌賞不則留中可也況臣等非才備員台輔如蒙罷免乃是言事之人有補朝廷上曰卿真長者矣寶訓以此事繫之咸平二年今附此

以河北轉運使右諫議大夫索湘為戶部使湘在河北時屬郡有幹釀者歲輸課甚微而不逞輩多聚飲其中為奸盜湘奏廢之德州舊率民馬以備驛傳又役民為步遞湘罷其事悉以官兵卒代之會

内殿崇班臨涣閻日新建議請于静戎威虜兩軍置場鬻茶收其利以資軍用湘上言若是則奪民利臣恐榷場商旅自兹阻絶甚非便也遂止又言事者請許榷場商旅以茶藥等物任於北界販易復招募北界商旅于雄覇州市易北戎既獲厚利則邊患可息矣詔湘詳議以聞湘言北邊自興榷場商旅臻凑制置深得其宜今若許其交相販易則緣邊商人深入戎界竊以為非便又北界商人若至雄覇其中或雜以奸僞何由辨明况

邊民易動難安蕃戎之情宜有羈制望且仍舊為便會有詔經度復修定州新蒲樂陰两縣湘以其地迫窄非屯兵之所遂奏罷之湘質朴少文而長於吏事歷任邊部所至必廣儲蓄為備豫計出入軍旅間頗著能名先自京輦茶至榷場最為煩擾又多所損敗湘建議請諸商旅緣江載茶詣邊郡入中既免道塗之耗復有征算之益又戚虜静戎軍歲燒邊草地以處南牧言事者又請于北寨山麓中興置銀冶湘以為召寇亦奏罷之

詔三館寫四部書二本來上一置禁中之龍圖閣一置後苑之太清樓以備觀覽此據本志實録但云寫一本置禁中不及龍圖閣也東京記云大中祥符初建龍圖閣據此則咸平初閣已建矣

京西轉運副使朱台符上疏曰臣聞皇天無親王者無私上下合符有如影響若王政缺于下則天譴見於上竊惟陛下受先帝之顧命膺兆民之樂推大孝彰聞小心畏謹動遵禮法不愆舊章所宜得天心獲嘉應而踐阼以來二年之内彗星一見時雨再愆者豈非兇醜未盡服政令未盡順天所

以示兹警戒也夫災變之來必以類應故彗星見者兵之象也時雨愆者澤未流也今北敵未賓西羌作梗荆蠻有猖狂之寇江浙多饑饉之民慮其來犯邊陲變為盜賊蜂屯蟻聚之衆須俟討平鼠竊狗盜之群亦勞逮捕此彗星之所以見也自即位肆赦臨朝聽政覃恩宥罪施惠及物然未嘗蠲免殘租許行榷利山海之貨悉歸于上酒税之饒不流於下元元之民未盡蒙渥澤此時雨之所以愆也陛下宜深惟二者之所以然設備以

禦之修政以壓之不然則事有可慮者聖朝享國四十年括地一萬里經營非不久統御非不衆而治或未至政或有闕意者法術制度尚有可改而更張者乎臣雖不敏輙敢條奏其事臣聞農者國之本也其利在粟多兵者國之命也其功在戰勝此兩者存亡所繫也方今患在農少而粟不多兵多而戰未勝農少則田或未墾兵多則用常不足故儲蓄空虛而聚斂煩急矣民利盡歸于國國用盡入于軍所以民困而國貧也周公之制

國積九年此堯湯水旱而民所以無饑色也今郡國闕三年之糧貧民無終歲之食稼一不熟則有饑死者軍儲自贍不足何暇賑之乎且地方百里每畝收粟一斛歲計得粟五百四十萬斛今甸服之内凡方百里者百所得曾不能供足軍食而區區運糧于江淮間終歲所得不過百里之出者由是而論有以見農政之不修也臣愚以為宜省徭役以寛其力驅游惰以增其衆男悉心於畎畝女盡力於蠶桑種必刈穫養必紡績不出數

年自然家有餘食而人有兼衣矣賈誼有言曰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驅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人樂其所矣此農政之修也國家養兵百萬士馬精強器甲堅利可謂無敵于天下矣然自拒馬失律以還夏廷逆命之後軍聲不振廟勝無聞一紀于兹蒙恥未雪何者將帥弗用命而委任不專也卒既

驕惰而不習知邊事也有以見軍政之不修也夫將帥者王之爪牙登壇授鉞出門推轂閫外之事將軍裁之所以克敵而致勝也近代動相牽制不許便宜兵以奇勝而節制以陣圖事惟變適而指蹤以宣命勇敢無所奮知謀無所施是以動而奔北也孫武曰不知軍之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此之謂也臣愚以為疑則勿用用則勿疑謹擇其人專委其任有功者寵以爵位有罪者威以斧鉞明示刑賞

斷在必行孰敢不用命哉古者井田之法兵則民也民則兵也出則戰入則耕人各自供官無所贍今農不習戰士不務農離為二途絶不相用臣愚以為古制不可全取宜參驗當今便利酌中而漸制之況江浙舊有義軍寨秦隴見屯強壯執柯取則兹事可行以天下土地之饒士民之衆各于郡縣量置義軍本戶略與復除歲時少加賞賜動則就便召發静則任從營養又于王畿千里之内蓄兵十萬以制天下孰敢動揺哉州縣本城

隨宜額定溢剩者不合招置疲老者盡放歸休果行此道則天下之兵减太半矣緣邊之人便於弓馬勇于戰鬬蓋天性也妙選有文武才畧之士為長吏以統之仍以厚利召募願為正軍者隨郡大小差歇數以備城守止于趙魏之間少屯王師以策其後亦足减戍卒之太半矣且耕且戰足食足兵削調斂之煩苛免飛輓之勞若此軍政之修也臣愚以為不任人無以安邊不安邊無以省兵不省兵無以惜費不惜費無以寛民不寛民

無以致治舍此數事雖有智者不能為計矣刺史縣令親民之官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蓋三代之諸侯也故漢宣帝曰與我共治者惟良二千石乎光武亦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弊誠重之也頃者不除刺史止以知州代之其差委也上自僕射尚書下至京官奉職率多經授未盡當任權不足以威吏民禄不足以惠窮乏政皆苟且事出因循意者國家以刺史之官為武夫之任有支賜公使之費奏薦僧尼之例重

具事而不以授人乎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文武登朝官諸司使副不翅千餘員代不乏才豈無循吏但未選任之耳臣愚以為宜詔執事精練名實明揚俊賢各以檢校官出為刺史但不得支賜公使奏薦僧尼而縣令乃子男之任與民最親切者也邇來除授率多冗從諸司吏人分據大邑識暗則莫能燭理祿微則鮮克持廉州縣之職大抵相類欲其盡誠于奉上極力於字民其可得乎臣愚以為宜詔有位舉

所知銓司擇才諸司吏人不得處大縣為長吏凡牧宰者復奉戶以增月入受空土以為職田俾其衣食足以恤家車服足以示衆多其任以勸効委其權以行事漸敦教導專務勸課每歲用令文考課之法以戶口增減墾田多少定其殿最而黜陟焉如是則人民受賜矣簡易者事不瀆節儉者財有餘令署置之過也官吏森羅于郡邑差命之煩也使者旁午於道路廩禄之費耗驛券之供給何可勝數無名之賞賜不急之造作亦無限

量土木窮其麗工巧極其淫他費百端動計千萬故兩稅之外悉取山海之貨酒榷之饒而用猶不足也加以教化未甚行廉恥未甚立奢侈之俗未甚變流亡之民未甚來租稅未甚均刑獄未甚簡藩籬之倚未甚固帷幄之謀未甚臧法有滋章之條吏無惻隱之實其餘背理傷道便文自營非為公家忠計者不可一二而舉也願悶大臣以當世之務如上所陳湯沐而櫛治之瞑眩而針砭之使百度正彝倫叙生靈泰社稷安上下協和

章程明審建皇極之道樹太平之基陛下坐九重負扆
扆南面而聽斷端拱而無為垂子孫之貽謀光祖宗之
大業豈不休哉陛下自視當今事勢何如唐漢盛時有
土者不可言貧有人者不可言弱以陛下神聖聰明資
以天下之大而未比隆於唐漢竊為陛下惜之奏入優
詔褒答
夏四月丙辰上謂輔臣曰近覽言事封章日不下百數
時亦有得卿等更詳之如文理可采者别取進止又詔

文武羣臣封事閤門晝時進入勿致稽留

辛酉御史中丞張詠上言請自今御史京朝官使臣受

詔推劾不得求升殿取旨及詣中書咨禀從之

丙寅河東轉運使掖人宋摶言大通監冶鐵盈積可供

諸州軍數十年鼓鑄請權罷采取以紓民詔從其請時

西北二邊屯師甚廣摶經制饋餉以幹治稱朝廷難其

代凡十一年不徙

丙子上謂輔臣曰庶官中求才幹則不乏詢德行則罕

見其人夫德為百行之本德行之門必有忠臣孝子豈無德行者能全其忠孝乎又庶官所掌之務多不修舉而捃拾他局利害以圖進身若能自幹本局則百職不嚴而肅又何患乎政事之撓瀆哉　御史中丞張詠為工部侍郎知杭州詠既至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捕犯者數百人詠悉寬其罰而遣之官屬請曰不痛繩之恐無以禁詠曰錢塘十萬家饑者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蜂起為盜則其患深矣竢秋成當仍舊法有民

家子弟與姊訟家財壻言妻父臨終此子才三歲故見命掌貲產且有令異日以十之三與子七與壻詠覽之以酒灑地曰汝妻父知人也以子幼甚故託汝儻遽以家財十之七與子則子死于汝手矣亟命以七分給其子餘三給壻皆服詠明斷拜泣而去　曹濟州言旱先是左正言耿望知襄州建議襄陽縣有淳河舊作堤截水入官渠溉民田三千頃宜城縣有蠻河溉田七百頃又有屯田三百餘頃請于舊地兼括荒田置營田上中

下三務調夫五百築堤仍集鄭州兵每務二百荆湖市牛七百頭分給之上曰屯田之廢久矣苟如此亦足為勸農之始令望躬按視即以望為右司諫直史館京西轉運使與副使朱台符并兼本路制置營田事是歲種稲三百餘頃望初請以大理寺丞武程總營田務事程上疏言其不便詔移程于他郡别選官代之俟異日務成較其利害取進止行賞罰焉汝州舊有洛陽南務遣内園兵士種稲雍熙中以所收薄且擾人廢之賦貧

民于是從台符之請復置募民二百餘户自備耕牛就置團長京朝官專掌之墾六百頃導汝水澆溉歲收二萬三千石耿望除右司諫直史館京西轉運使與副使朱台符兼制置營田乃此月丙子今并書之月末耿望未見主客郎中知虢州謝泌上疏曰臣竊謂聖心所切者欲天下朝夕太平耳唐姚崇獻明皇啟太平凡十事雍熙末趙普嘗錄以獻俄命普復入相于時天下之人皆以為致太平之策無出于此尋而普病又北戎擾邊所以因循未行其一事今北戎已息繼遷請命

則太平十事正可以行于今日矣臣以為先帝未盡行者俟陛下為之耳陛下自臨大寳不加兵於戎敵使西北肅然加以風雨時序民安土著則太平之象復何遠乎至於省不急之務削煩苛之政抑奔競之風開直言之路斯皆致太平之術實見行其八九矣又豈讓唐開元之治也議者或謂方今西戎用兵與開元不同且開元時戎敵亦孔熾耳明皇卒與之和至如漢高祖豈弱主耶及在平城之日亦與之和此皆屈巳以寧天下豈

大國自輕而與戎敵競小忿乎愚臣請以近事言之往
歲討伐交趾王師一動南方幾搖先皇以為得之無用
棄之實便乃授以官秩俾為藩屏則至今鼠伏石晉之
末聽景延廣之言貽與契丹和遂至天下橫流此豈得
為彊哉臣本州監軍室种者燕人也嘗言彼中所嗜者
禽獸所貪者財利此外無他智計先朝平晉之後若不
舉兵臨之但與財帛則幽薊不日納土矣察此乃知敵
情古猶今也漢祖明皇所用之計正可以弭敵心矣臣

伏以詔書以近日不逞之徒陳述者皆闒閭猥褻之事臣聞古先哲王詢于芻蕘察於邇言者蓋慮視聽壅蔽故採此以達物情亦罕聞用其言而行其事也語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先時有侯莫陳利用陳廷山鄭昌嗣趙贊之徒喋喋利口人心惟危賴先帝聖聰各加誅翦然為患已深矣臣又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輔時佐主建萬世之基立不拔之策者必倚老成之人至於成康刑措蓋從周召之謀文景清淨亦用蕭曹之畫明

皇太平復是姚宋之策夫精練國政斟酌王度未聞市井之徒塵走之吏可當其任也望陛下深察前古用小人則亂用大賢則治然後小人不敢萌大賢得以畢力也

五月丙戌詔天下貢舉人應三舉者今歲並免取解自餘依例舉送必求實藝無使遺賢當竢奏名朕親臨試

上謂宰相等曰近覽上封事所述頗言風俗侈靡有傷淳儉公卿士庶服用踰制至有鎔金飾衣或以珠翠者

詢之曰費金數甚多且金至寶也使之為泥誠亦可惜張齊賢曰近歲風俗尤薄奢侈相尚每為事恐不過人此弊當急懲戒或先别大臣之家使各遵朴素則可以導民宜化矣丁亥令有司禁臣庶泥金鋪金之飾違者坐其家長

丁酉以殿中丞鄄城馬元方權户部判官從户部使陳恕所奏也元方嘗建言方春民力乏絶請預給庫錢約至夏秋令輸絹于官公私便之朝廷因下其法諸道今

預買絹蓋始此馬元方傳戶部使陳恕奏元方為戶部判官元方言方春民貧請預貸庫錢至夏秋令以絹輸官行之公私果便因下其法諸道按元方為戶部判官在咸平二年五月後知徐州景德元年十一月為梓州路轉運使本傳附傳皆同范鎮東齋記云太宗時馬元方為三司判官建言方春民乏絕時預給庫錢貸之至夏秋令輸絹于官預買絹蓋始于此鎮所記與元方傳同令從之王闢澠水燕談獨云祥符初王旭知頴州因歲饑出庫錢貸民約蠶熟千輸一縑其後李士衡行之陝西民以為便令行天下于歲首給之號和買絹或曰預買始于旭也今不取又按實錄大中祥符三年閏二月己未河北轉運使李士衡言本路歲給諸軍帛七十萬民間罕有緡錢常預假于豪民出倍稱之息及期則輸賦之外先償逋負以是工機之利愈薄請令官司預給帛錢俾及時輸送則民獲利而官亦足用從之仍令優與其直士衡正傳附傳皆云因詔推

具法于天下范仲淹作李士衡神道碑亦云為河北轉運使建言民之帛貸每春取絹直于豪户其息必倍本道歲給請軍帛七十萬疋不足則市于民請使預受其直則公私交濟制從之今行于諸道蓋馬元方任三司實創此議雖布其法于諸道有即奉行者亦有未即奉行者及李士衡在河北復以為請始行于河北然諸道亦未遍其後左藏內藏庫災又特行于京東西范仲淹所謂今行于諸道者蓋指景祐間也行于京東西乃祥符九年春

乙巳幸曹彬第問疾賜白金萬兩先是知雄州何承矩奏敵謀寇邊上以問彬對曰太祖英武定天下猶委孫全興經營和好陛下初登極時承矩嘗發書道意臣料

北鄙終復成和好上曰此事朕當屈節為天下蒼生然須執綱紀存大體即久遠之利也此事三朝經武聖畧繫之咸平二年而無日月今因問曹彬疾附見蓋必是彬為樞密使未卧家時也王曾筆錄云侍中曹彬為樞密使向敏中為樞密副使當契丹犯塞繼遷叛命每軍書猝至上必急召樞臣計議彬則曰此狂寇當速發兵誅討斬決而已止用强弩若干步騎若干足矣敏中徐曰其所儲廩未備或道途迂遠或出兵非時當别施方畧制之纖悉措置多從敏中所議上或謂將帥難其人彬必懇激而言臣請自効更無他說敏中常私怪之子瑋亦有將材累歷邊郡威名甚著晚自樞府出鎮西鄙臨事整衆酷類其先君後果于戰鬬而不肯以安民柔遠為意豈將帥之體固當若是耶按彬復為樞密使敏中自同知樞密院改副使乃至道三年八月己亥咸平元年十一月戊子敏

中改參政二年六月戊午彬卒兩人同在西府才一年耳真宗初即位便令西邊戰兵繼遷尋納款契丹蓋未嘗犯塞不知將所稱軍書猝至指何時也經武聖畧于咸平二年載何承矩言契丹謀犯塞或曾貫指此時然經武聖畧稱彬對真宗以北鄙終復成和好與曾肇錄特異或肇錄誤也當考

嘗有詔聽民越拒馬河抵敵中市馬知雄州何承矩言緣邊戰櫂司自陶河至泥姑海口屈曲九百里許天設險固真地利也太宗置寨二十八鋪百二十五命廷臣十一人戍卒三千餘部舟百艘往來巡警以屏奸詐則緩急之備大為要害今聽公私貿市則人馬交疲深非便宜若然則

寨鋪為虛設矣上納其言即停前詔此據承矩傳在咸平二年敵復來寇之後今因曹彬對上語附見

六月丁巳宰臣監脩國史李沆等上重修太祖實録五十卷上覽之稱善謂沆等曰向來史臣不能勤盡聞張洎修國史止成一卷今茲可謂備矣仍降詔嘉奬賜襲衣金犀帶銀帛各有差錢若水而下又加散館食衣沆獨懇辭詔許之

戊午樞密使兼侍中贈中書令濟陽武惠王曹彬卒上

臨其喪哭之慟言必流涕録親族門客親校拜官者十餘人彬性仁恕清謹遜言恭色在朝廷未嘗抗辭忤旨博覽彊記善談論被服雅同儒者尤踈財未嘗聚蓄伐二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為等威自異造其門者皆為揖客不名下吏每白事不冠不見其為藩帥遇朝士于途必引避過市則戒騶御不令傳呼北征之失律也趙昌言表請行軍法昌言知延州還因事被劾未得入見彬在近密遽為上請乃許朝謁彬歸休閑闇門無

雜賓保功名守法度近代良將稱為第一　祕書丞何
亮初通判永興軍詔與轉運使陳緯同往靈州經度屯
田及還乞召對因上安邊書曰臣竊料今之議邊事者
不出三途以靈武居絕塞之外宜廢之以休中國飛輓
之費一也輕議興師深入窮追二也厚之以恩守之以
信姑息而羈縻之三也而臣以為靈武入絕塞有飛輓
之勞無毛髮之利然地方千里表裏山河水深土厚草
木茂盛真牧放耕戰之地一旦捨之以資外戎則外戎

之地廣且饒矣以悍鷙之性據廣饒之地以梗中國北外戎之患未可量者矣自環慶至靈武僅千里西域北庭剖分為二故其地隘其勢弱而不能為中國之大患如捨靈武則西域北庭合而為一此戎人之患未可量者二也冀之北土馬之所生自匈奴猖狂之後無疋馬南來備征帶甲之騎取足于西域西北既剖分為二其右乃西戎之東偏為夏賊之境其左乃西戎之西偏秦涇儀渭之西北諸戎是也夏賊之衆未嘗以疋馬貨易

于邊郡是則中國備征帶甲之騎獨取于西戎之西偏
如捨靈武復使西戎合而為一夏賊桀黠服從諸戎俾
秦涇儀渭之西北戎人復不得貨馬于邊郡則未知中國
戰馬從何而來此捨靈武而戎人之患未可量者三也
若無深入窮追則夏賊度勢不能抵必奔逌絶漠王師
食盡不能久留師退而賊復擾邊所謂有大費而無成
功深冦讐而速邊患此輕議興師之不利者一也師進
則無功師退則冦至冦至不戰則邊郡被其害冦至而

戰則邊郡之兵不足以當戎人之衆此輕議興師之不利者二也清遠西北曰旱海蓋靈武要害之路而白馬二將奔敗之地也如王師薄伐無功而還則夏賊必據要害之路以阻絶河西糧道此輕議興師之不利者三也自國家有事于西戎已來關右之民疲極困苦未能息肩而一旦薄伐無功河西路阻賊必斡運飛輓大興征討以通糧道疲民重困盜賊多有此輕議興師之不利者四也若示恩信姑息而羈縻之則又戎人之性貪

怵無厭雖存臣事之名終多反覆之志或當道牧放以阻吾軍民或征虜族帳以益其部落如國家止以恩信羈縻之必將復從諸戎然後為中國大患此不可一也自白馬二將奔敗之後夏賊得志擇靈武山川之險而分據之侵河外膏腴之地而闢之逼近城池意在吞噬譬猶伏虎見便則動如國家止以恩信羈縻之則一朝之患卒然而作此不可二也夫以三患四不利二不可為防邊畫既未見其可則在臣愚慮不出二策自清遠

至靈武有溥樂有耀德蓋水草之地為河西之糧道而悉有古城之跡存焉夏寇西掠諸戎則此其要害之路也故每揚言曰朝廷如修溥樂城我必力爭其言不恭之甚其實懼朝廷之城溥樂以通糧道而危其往還要害之路也如朝廷以脩護清遠為名而時納修城創守之具延環清遠多積軍儲且以數歲漸計之使民無所傷而賊不能知一旦興師數萬以城溥樂朝發清遠日未中至焉其師也戰士三居其一以備寇也役卒三居

具二以荷器具而齎軍儲也凡戰士萬人使役卒萬人齎糧六㪷而行凡戰馬千匹使役卒七千五百人自齎糧三㪷馬粟一㪷草一束士馬皆有半月之食備計城之功不過十日而使戰士自齎三日糧則城畢功而食有餘矣自清遠輸粟亦如之賊知修城而敢悉衆來寇是謂中吾上策者也何則夏賊為梗有年國家未能剪滅者非兵力不足而然誠以深入窮追賊則奔絶漠師久則民不堪役師退則賊復擾頻征討則關右耗竭故

也如使賊來犯邊而敢與王師拒戰則其殄滅也久矣且國家之城溥樂也必潛師于延環清遠以覲賊之變宜分環州清遠為二道一道傍山而北軍于賊之後一道過長嶺直趨溥樂軍于賊之前而使城溥樂之兵軍其中賊以溥樂孤軍故悉衆來寇而卒然三軍鼎峙則其心駭矣又令延州之師入其境驅其畜産俘其老弱而害其巢穴靈武之衆收河外之地復賀蘭之境杜三山之口以斷其奔路則其衆雖堅鐵石之心必起携貳

之志具將雖有孫吳之術必無制勝之方而獨使保吉
桀黠志在決戰能無敗乎破而擒之此萬世之功也國
家之城溥樂也必使一介使于夏諭以明詔曰溥樂耀
德悉有古城之基蓋靈武往還之路也今城堞缺壞而
輸粟之際暴露在野軍民愁苦朕甚不忍今少發士卒
脩具郛郭詣山取材慮蕃部不察事宜互相驚擾汝顯
荷國恩克紹祖烈茅土節鉞盡萃汝躬直以朕此意按
撫之誠知動無所利仰怖天威恭而聽命則中吾下策

者也雖存靈武而使阻隔旱海居絶塞之外不城溥樂耀德為之唇齒則戎人之患亦未可量與舍靈武無異而加之有連年供給之厚費無防邊尺寸之微功但凡然孤城以困極關右者也今特城二城而賊不敢動則可建溥樂為軍耀德為寨嚴具刀斗堅具守備募天都之貧民營田于塞下以益軍儲然後謹擇將帥謹守邊防而以恩信撫臨之則數十世之利也議者必曰國家贍靈武猶曰困匱而更供給二城其費益大此不練事

之深也夫有清遠而無二城則靈武無援一日西北服從合而為一有不測之患焉當是之時國家雖累千百二城之費遽能剖而分之以弱其勢使賊斂跡夏境而不為邊患乎具靈武至清遠不滿三百里而穀價絕殊於清遠者以度越旱海無舍宿之地有賊寇之憂故也如建此二城則軍兵之趨靈武也有舍宿之地少賊寇之憂輸糴日益穀能無賤乎以減穀之價供二城之費足矣又何疑焉二策之外復有一說烏白鹽池之利在

諸戎視之猶司命也如夏賊來寇溥樂而令延環之師入其境先據烏白之池而號令諸戎曰有得夏賊首者分封其地而以烏白與之則諸戎願擒保吉者衆矣至于前徒倒戈亦未可量為王師之助不亦多乎但不知國家所命上將軍者果何如人爾詳録堯疏蓋韓琦嘗有取馬國史無此得

諸堯家

令秘書省正字邵焕於秘閣讀書從其請也秘閣讀書自焕始焕嘗以童子召對賜帛遣歸是春復至京師上命賦春雨詩援筆立成遂命以官時年十二睦

州人也

癸酉都官郎中劉蒙叟上言曰陛下已周諒闇方勤萬務伏望愈崇儉德謹守前規無自矜能無作奢縱厚三軍之賜輕萬姓之徭使化育被于生靈聲教加于夷夏且萬國已覩其始惟陛下謹守其終思鮮克之言戒性習之漸日謹一日雖休勿休則天下幸甚上嘉納之召試學士院命以本官直史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十五

宋 李燾 撰

真宗

咸平二年秋七月壬午羣臣表請聽樂詔不允自是凡五上表乃從之

上聞契丹將入寇甲申以馬步軍都虞候忠武節度使傅潛為鎮定高陽關行營都部署西上閤門使富州刺史張

昭允為都鈐轄洛苑使入內副都知秦翰為排陣都監萊州防禦使田紹斌為押先鋒崇儀使石普同押先鋒單州防禦使楊瓊為策先鋒甲申初四日受命癸卯二十三日乃行這先鋒實録在乙巳今并書之

宰相張齊賢請給外任官職田詔三館秘閣檢討故事申定其制以官莊及逺年逃田充悉免其税佃户以浮客充所得課租均分如鄉原例州縣長吏給十之五自餘差給其兩京大藩府四十頃次藩鎮三十五頃防禦團練州三十頃中上剌史州二十頃下州及軍監十五頃邉防小州上縣

十頃中縣八頃下縣七頃轉運副使十頃兵馬都監監押寨主釐務官録事參軍判司等比通判幕職之數而均給之初三司欲令職田戶依例輸稅虞部郎中杜鎬等言推尋故事歷代並無輸稅之文乃止
召橫海節度使知鎮州王顯入朝己丑罷旄鉞依前檢校太尉為樞密使止加食邑止加食邑此本會要
庚寅陝州言靈寶縣暴雨崖圮壓居民二十三戶詔賙其存者米口一斛五戶有傷者給復一年八戶有死者

給復二年

壬辰詔以冬至有事於南郊　司封員外郎高如晦上言三司每下牒諸州多失通濟或折料物色非其所產或移割稅賦不便於民或言若徇公而意在私曲或事若利官而貽患於後如此條件甚衆外方既為所統一例遵承欲望自今許諸州軍長吏詳視如理實有害即具駮奏從之高如晦未見

癸巳蠲淮陽軍田租十之三旱故也

丁酉鹽鐵使陳恕言袁州牙吏晏賢部茶綱至舒州值風覆舟估直千餘緡已籍其貲產詔釋其罪所籍悉還之

知朗州内殿崇班閤門祗候孫存忠以廉幹聞辛丑賜詔奬之存忠未見

壬寅陳堯叟自廣南使還上言西路諸州旱命國子博士彭文寶往權轉運司事量所損蠲其租賦賑飢民彭文寶未見

癸卯清遠軍裕勒榜族首領多拉來貢

甲辰上幸國子監名學官崔偓佺講尚書大禹謨還幸
崇文院登秘閣觀太宗聖製墨跡惻愴久之賜秘書監
祭酒以下器幣偓佺顒正弟也
乙巳羣臣表上尊號曰崇文廣武聖明仁孝詔不允自
是五上表乃從之
丙午置翰林侍讀學士以兵部侍郎楊徽之戶部侍郎
夏侯嶠工部郎中呂文仲為之置翰林侍講學士以國
子祭酒邢昺為之初太宗命文仲為翰林侍讀寓直禁

中以備顧問然名秩未崇上奉承先志特建此職擇老儒舊德以充其選班秩次翰林學士祿賜如之設直廬於秘閣侍讀更直侍講長上日給尚食珍膳夜則迭宿令監館閣書籍中使劉崇超日具當宿官名於内東門進入自是多召對詢訪或至中夕焉

八月辛亥朔上御文德殿百官入閤右司諫直史館孫何次當待制上疏曰六卿分職邦家之大柄也故周之會府漢之尚書立庶政之根本提百司之綱紀令僕率

其屬丞郎分其行二十四司粲然星拱郎中員外判其曹主書令史丞其事四海九州之大若網在綱有吏部焉辨考績而育人才有兵部焉簡車徒而治戎備有戶部焉正版圖而阜財賦有刑部焉謹紀律而誅暴強有禮部焉祀神祇而選賢俊有工部焉繕宮室而修堤防六職舉而天下之事備矣有唐貞觀之風最為稱首于時封疆甚廣經費尤多亦不聞別分利權改創使額而軍須取足玄宗侈心既萌貪地無已北事奚契丹南征

閭羅鳳召發既廣租調不充於是蕭景楊釗始以地官
判度支而宇文融為租調地稅使雖利孔始開禍階將
作然版籍根本尚在南宮肅代之世物力蕭然於是有
司之職盡廢而言利之臣攘臂於其間矣征稅多門本
於專置使額故德宗之初首降詔書追行古制天下錢
穀皆歸文昌咸謂故事復興太平可致而天未悔禍叛
亂相仍經費不充使額又建於是裴延齡以利誘君甚
於前矣憲穆而下或迫於軍期切於國計用救當時之

急率以權宜裁定五代短促曾不是思國家三聖相承五兵不試太平之業垂統立制在兹辰也所宜三部使額還之六卿或曰禄百辟贍六軍皆是物也臣亦有其說夫鹽鐵者葢筦榷山海之謂也而物非自集須假牢盆戶部者葢均一征稅之謂也而財非自生須計田賦度支者葢供億軍國之謂也而粟非自行須資漕運但檢押專一相沿置之耳今莫若謹擇戶部尚書一人專掌鹽鐵使事俾金部郎中員外分判之又擇本行侍郎

二人分掌度支戸部使事各以本曹郎中員外分判之則三使洎判官雖省猶不省也仍命左右司郎中員外總知帳分勾稽失遺或曰事有便宜從之已久何必改作遠師昔人斯又非通論也但雅俗兼資新舊參列則進無捂克之慮退有詳練之名職守有常規程既定周官唐式可以復矣茲事非艱在陛下行之與否耳

癸丑右正言知制誥判大理寺王欽若上言本寺公案常有五十至七十道近者三十日内絶無昔漢文帝決

獄四百唐太宗放罪三百九十人然猶書之史册號爲刑措當今四海之廣萬類之多而刑奏止息逮乎逾月足彰恥格之化式漸太和之風請付史館用昭聖治從之

丁巳大宴崇德殿始作樂

戊午上作社日五言詩賜近臣屬和宰執求免次韻上曰君唱臣和亦舊制也無煩多讓

庚申以太常博士盧琰爲開封判官秘書丞李防爲推

官上謂宰相曰人之有材未易盡知歷試而後可見矣
占謝日特召升殿諭以府事繁劇遴選之意各賜錢十
萬琰淄川人防內黃人也防嘗受詔括磁相州逃戶得
隱賦十餘萬因請均定田稅又言縣有逃戶破五十者
令佐降下考若百戶殿三選二百戶停所居官其能招
携者賞之又言凡逃田宜即召人承佃使人不敢輕去
而官賦常在於是建言天下多冤獄請與判官間三五
日入府司軍巡院獄有未明者得以訊之尋出為陝路

轉運副使先是沿江水遞八十九鋪歲役民丁甚衆頗廢農作防悉用本城卒代之民以為便

壬戌詔得替幕職州縣官及丁憂服闋者並免選注擬

癸亥判大理寺王欽若上言本寺案牘簡少請罷詳斷官四員止留八員從之國初大理正丞評事皆有定員分斷獄訟其後擇他官之明法令者若常參則兼正未常參則兼丞謂之詳斷官凡六人漸加至十二人尋去兼丞正之名於是始以八員為定

丙寅大閲先是詔有司擇地扵含輝門外東武村為廣場

乙丑夜三鼓殿前侍衛馬步諸軍二十萬分出諸門遅明乃絶上按轡出東華門宗室近臣尚書侍郎御史中丞給諫上將軍節度觀察防禦團練刺史並賜戎服以從上至行營諸軍陣于臺前左右相向步騎交屬諸班衛士翼侍扵臺後有司奏成列上升臺東向召從臣觀之殿前都指揮使王超執五方旗以節進退又於兩陣

中起俟臺相望使人執旗以應之初舉黄旂則諸軍旅拜舉赤旂則騎進舉青旂則步進每旂動則鼓作鼓作而士譟皆三挑而後退次舉白旂則諸軍復再拜呼萬歲有司奏陣堅而整士勇而厲欲再舉上曰可止矣遂舉黒旂以振旅軍於左者略右陣以還由臺前出西北隅軍於右者略左陣以還由臺前出西南隅以歸上御東華門閲諸軍還營顧謂王超曰士衆嚴整戎行練習卿之力也丁卯近臣諸軍將校内職皆賜飲詒大閲所

踐民田蠲其租

辛未詔定節鎮防團軍事州知州都監通判常從軍士人數有差

壬申詔諸路轉運使副自今啓請事宜及保舉移易官屬皆須重覆詳審委是公私利濟無所私狥乃得奏聞當議降敕施行如異日事有乖當必行重責

癸酉樞密副使工部侍郎楊礪卒上謂宰相曰礪介直清苦方當任用遽此淪謝甚可悼也即冒雨臨其喪礪

私舍委巷中乘輿不能入上為步進益嗟憫之贈兵部尚書中使護葬

乙亥以樞密使贈中書令追封濟陽郡王武惠公曹彬配享太祖廟庭司空平章事贈太尉中書令文惠公薛居正忠武軍節度使同平章事贈中書令武惠公潘美右僕射贈侍中元懿公石熙載配饗太宗廟庭

丙子以司封郎中知制誥朱昂為傳法院譯經潤文官始太宗作聖教序上亦繼作悉編入經藏上又嘗著崇

釋氏論以為釋氏戒律之書與周孔荀孟迹異道同大指勸人之善禁人之惡不殺則仁矣不竊則廉矣不惑則正矣不妄則信矣不醉則莊矣苟能遵此君子多而小人少又上生三途之說亦與三后在天鬼得而誅之言共貫也盟鐵使陳恕嘗建議以為傳法院費國家供億力請罷之言甚懇切上不許

戊寅度支判官兵部員外郎陳堯叟供奉官閤門祗候陳釆戶部判官太常博士丁謂右侍禁閤門祗候焦守

節分至西川及峽路體量公事守節繼勲子也陳釆未見

曹彬之寢疾也上召其子四方館使麟府等州濁輪寨

鈐轄璨歸闕彬既没起復為客省使鄜延路副都署九

月癸未加趙州刺史副都署如故西羗之衆因仇怨相

攻璨與之誓盟頗致不犯此事更須詳考否則削去

樞密都承旨王繼英以契丹入寇請車駕北廵丙戌命繼

英馳傳詣鎮定高陽關路視行宫頓置宣慰将士

丁亥命比部員外郎直史館洪湛供奉官閤門祗候韓

紹輝往荆湖路體量公事韓紹輝未見　上謂輔臣曰賞罰二柄乃馭民之銜勒賞功而誤猶或可耳行罰不當人將何告宜謹重之

甲午奉安太宗聖容於啓聖院之新殿上即時朝拜瞻仰號咽哀動左右賜修殿内侍兵匠緡錢有差自是每歲用正月朝拜太常卿贊導侍臣進沃酹

戊戌邛部川蠻王諸驅遣王子部的等來貢方物諸驅又表乞賜大渡河南山前後都鬼主印詔有司鑄以給

之

庚子令杭州明州各置市舶司聽蕃客從便

壬寅以殿直齊璘爲供奉官寧化軍監押時三班引對璘自言本太原人太祖朝来歸頗蒙驅使趨走邊郡屢殺蕃冦上問殿前都指揮使王超超曰使璘莅他務則非所長惟諳練邊事老而益壯上問其年璘曰臣七十三歲矣然陛下儻任用猶能禽剪醜敵上壯之故有是命加賜白金百兩　江淮兩浙制置茶鹽度支員外郎

王子輿言江淮兩浙賣茶鹽都收錢三百九十七萬餘貫比舊額增五十萬八千餘貫尋詔子輿兼制置礬稅仍領荆湖路兼礬稅及荆湖據會要附此不得其月

初傳潛遣先鋒田紹斌石普等戍保州普隂與和州楊嗣出兵擊敵及夜未還紹斌疑其敗衂即領衆援之普嗣果為賊所困渡廉良河頗喪師徒及紹斌至即合勢疾戰斬首二千餘級獲馬五百疋兵仗鎧甲稱是嗣信之子也癸卯潛遣右侍禁郭均馳騎奏捷上方宴射後苑從臣再

拜稱賀甲辰又相帥詣崇德殿稱賀本紀實錄並稱康良路紹斌傳稱嚴涼河晉傳稱炎涼城嗣傳亦稱康良今從嗣傳及本紀實錄　案宋史石晉傳亦稱康良城注引炎涼疑誤

保州緣邊都巡檢使楊延朗時在遂城城小無備敵攻之甚急長圍數日敵母親督戰衆心危懼延朗集城中丁壯登陴賦器甲護守會大寒汲水灌城上旦悉為氷堅滑不可上敵乃潰去獲其鎧甲器仗甚衆此事實錄不記

其月日今附見康良河破敵之後

乙巳贈故知宜州内殿崇班馮勵為左武衛大將軍故

桂昭等州巡檢供奉官武繼榮為驍騎將軍蠻賊寇邊勵等領兵深入戰沒上憫之故有是命仍卹其家先是供奉官張從古知宜州屢破溪蠻轉運使陳堯叟上其狀累遷內殿崇班閤門祇候在宜州凡八年馮勵戰沒乃復命從古知宜州蠻遂無事從古平子也（歐陽修誌楊大雅妻張墓載從古再知宣州事比本傳差詳然極顛倒今參取刪修從古先見淳化五年五月恐別一人）

詔羣臣月俸折支物無收其筭

太子太保呂端居病告再滿三百日有司屢言當罷俸上

皆不許丁未端疾愈對於崇政殿

是秋河西叛羌和諾克族長蒙吉布及府州所部多鄂等引趙保吉之衆寇麟州萬戸谷進至松花寨知府州折惟昌與從叔同廵檢使海超弟供奉官惟信率兵拒戰于城㑹時保吉衆頗盛惟昌以所部力鬬矢中左臂墜馬兵小衄惟昌攝弓而起旁得裨將馬突圍而出海超惟信死之上遣中使勞問惟昌賜金丹上尊酒錦袍金帶名馬器幣未逾月保吉之黨旺布伊特淌復來寇惟昌

與駐泊宋思恭鈐轄劉文質合兵擊敗之于埋井峰斬馘禽生甚衆奪其牛馬槖駝弓矢詔書褒奬焉思恭未見見于祥符二年五月者恐非其人

冬十月庚戌朔以兩浙荆湖旱命庫部員外郎成肅等四人分路體量賑䘏

辛亥詔諸路轉運司自今轄下官吏慢公不理並須明具指實畫一聞奏如朝廷差官勘鞫斷遣後本人却有陳訴再行覆勘顯有虛妄其轉運使副必加深罪時上

封者言轉運司劾奏部內官吏多涉愛憎故條約之此據會要

壬子宜州部送溪洞蠻酋三十餘人見于崇政殿上詰曰爾等安得輒肆侵軼對曰臣等蠻陬小民安得騷擾邊鄙但迫於飢寒耳上顧左右曰昨不欲盡令勦絕若縱殺戮即無遺類矣因釋其罪賜錦袍冠帶銀帛勞而遣之

癸丑補捧日軍士李榮為虎翼副都頭初榮父瑫為虎

翼指揮使戍河西與繼遷遇手格殺數十人身被數鎗力戰未已會馬中矢而踣遂沒于陣上哀其死事故録其孫因語殿前都指揮使王超曰繼遷領衆萬餘寇邊與官軍遇於隘口遂掩襲之殺獲甚衆李璠者向非馬倒亦不至於敗超曰王師雖勝敵情難測望益謹邊備上深納其言　詔澧州勿收蠻界歸業民租

甲寅詔如聞小民知有恩赦故為刼盜自今不在原免之限　令諸路轉運使自今管内增益戶口及不因災

傷逃移者並書於歷委三司考較報審官院以為殿最

乙卯福建轉運使請除漳州塘賣蓮花錢俾民獲利而便於灌溉詔從之

先是福建路不置惠民倉庫部員外郎成肅以為遠俗尤宜存撫請增置焉戊午詔從肅請

癸亥漳州言山水泛濫壞民舍千餘區有溺死者詔為瘞埋免存者租賦給口糧

丙寅令諸路轉運司申淳化惠民之制歲豐熟則增價

以糴歲歉則減直而出之

戊辰以囉朗族十六府大首領歸德大將軍恩州刺史馬斡領本州團練使綏州界裕勒沁族首領李繼福為歸德將軍充本族軍主

辛未刑部員外郎直史館陳靖為度支判官靖屢上疏論勸農事又言國家禦戎西北而仰漕東南食不足則誤大計請益修勸農之法以殿最州縣官吏歲可省江淮漕百餘萬復詔靖經畫以聞靖建議請刺史行春縣

令勸耕孝弟力田者賜爵置伍保以檢察姦盜籍游惰
之民而役作之詔京西轉運使耿望與靖共商度望奏
靖所議皆可行又下三司議三司乞就委靖望等分路
提舉勸農事然卒不果行也
癸酉免杭州中等戸今歲丁身錢旱故也
戸部使右諫議大夫索湘受詔詳定三司編敕與河北轉運
使刑部員外郎王扶交相請託擅易版籍甲戌湘坐責為將
作少監扶為監丞　處州言稲再熟　如京使柳開上

言臣去年蒙陛下差知代州今年移知忻州每見北界歸明人言契丹排比入寇次第甚大臣初未敢決然信之伏自八月以來聞河北邊上敵人屯結甚衆又數侵瓶形寨騷擾邊軍度其姦謀必不輕退深恐大寒之際契丹轉肆衝突臣愚乞陛下郊禋既畢慶賞才行五七日間速起聖駕徑至鎮州躬御六師奮揚武威勿生遲疑之慮勿聽猶豫之謀周世宗及我太祖太宗近事皆可法也况陛下諒陰三年禮無違者復此順動其誰

敢當聖駕若過河北契丹當自引退四夷八蠻無思不服政在此舉矣　契丹冦定州次懷遠驛詔遣南作坊使李繼宣領兵三千往襲之至則敵已壊橋繼宣梁木而度追奔五十餘里敵又焚常山中度二橋繼宣復領兵趍馬契丹聞之拔寨遁去繼宣鋭於擊敵數詣都部署傅潛請行潛每抑之不令遠襲以故無功此事不得其時附見

十月末

十一月庚辰朔廢齊州龍山冶務

壬午以太常丞劉綜為河北轉運副使綜嘗上言州縣幕職官以昏耄放罷者其間有本實廉謹之士或幼累無託或邱園無歸止藉祿養以濟朝夕一旦停廢則罹飢寒當在聖朝似傷和氣望自今並除致仕官又言法官斷獄皆引律令之文以定輕重之罪及其奏御復云慮未得中別取進止殊非一成不變之道且復煩於聽斷望示約束不得復然河北承兵寇之後民戶凋弊吏部銓所除幕職州縣官皆四方之人不習其風俗且有

懷歸之思以是政事多因循不舉請自今並以河北人充冀其安土樂居勤于職業　詔自今親王領大都督節鎮州府者勿復兼長史

乙酉饗太廟至太宗室泣下沾襟

丙戌合祭天地於圜丘奉太祖太宗並配升壇奠玉帛訖方詣罍洗再升壇如舊儀大赦天下御朝元殿受冊尊號

丁亥宰相兵部尚書張齊賢加門下侍郎李沆加中書

侍郎太宗時郊祀行慶群臣率多進改故孫何有釐革遷轉議左司諫耿望亦為言於是內外文武官止加階勳爵邑云此據本志宰相轉官舊制兵書當轉吏部戶侍當轉禮書今但加門侍中侍非進改也門侍中侍合班儀在六尚書常侍之下大中祥符元年始升在常侍之上合班次六尚書

甲午以左神武大將軍德恭為右衛大將軍判虢州左武衛大將軍德隆為右神武大將軍判滁州德恭等拜章願奉朝請從之

豐州河北藏𢵧勒八族大首領節桑羅等以名馬來獻

乙未詔以邊境繹騷取来月暫幸河北實録載親廵河北詔在十二月辛亥今從本紀命宣徽北院使周瑩為隨駕前軍都部署邕州觀察使劉知信副之内侍都知楊永遵為排陣都監保平節度使駙馬都尉石保吉為北面行營先鋒都部署磁州防禦使康廷翰副之洺州團練使上官正為鈐轄楊永遵康廷翰未見丙申内園使曹玥坐闌門不肅責授均州團練副使玥彬子秦王女壻也

己亥上狩於近郊　詔諸色違礙選人及白衣選人並

與放選自是訖天禧三年凡七下此詔

辛丑賜京城父老祝賛等九十一人布帛衣服　兩浙

轉運使請出常潤州廩米十萬石賑飢民從之

戊申以宰相李沆為東京留守濠州刺史李著為大内

都部署榷知開封府魏羽判留司三司鹽鐵使陳恕為

隨駕轉運使宋朝要録以定國節度使魏咸信為貝冀路行營都部署

上以太子太師分司西京張永徳宿將召入對便坐屢

訪邊要十二月辛亥命為京城内外都巡檢使
癸丑賜輔臣戎服散馬
甲寅車駕發京師
乙卯次長垣縣登行宫之東亭因視城郭謂左右曰民物甚蕃亦佳邑也遣使以茗果徧賜衛士　命捧日左廂都指揮使張美等自澶州至天雄軍往来巡檢張美未見
丙辰次韋城縣登行宫之東亭見車坊役卒有弊衣者賜以緡錢

丁巳次衛南縣

戊午駐蹕澶州

己未知冀州張旻遣使馳奏敗契丹於城南殺千餘人獲馬百疋蔚昭敏正傳云昭敏為貝冀行營都監契丹以五千騎突至冀州城南昭敏帥所部兵與戰敗之得其器甲賊遁去而我師不失一人真宗聞之喜按實録此捷以十二月己未到行在後八日丁卯乃書内殿崇班蔚昭敏為都監恐捷時昭敏未為都監也當考

是日斬捧日知糧軍典吳榮等三人於市坐盜減軍糧故也

辛酉宴從臣于行宮以殿前都指揮使王超權都虞候張進為先鋒大陣往來都提點馬步軍都軍頭呼延贊馬軍都軍頭王潛為先鋒濱州防禦使王榮馬步軍副都軍頭王繼忠為策先鋒内出陣圖示超等令識其部分進曲阜人繼忠開封人也王潛未見

壬戌賜輔臣甲冑弓劒幸浮橋登臨河亭賜澶州父老錦袍茶帛

癸亥十四日次德清軍

甲子次大名府上御鎧甲於中軍樞密使王顯副使宋湜分押後陣橫亘數十里　威虜軍言契丹來寇出兵擊敗之殺其酋帥寇始至知軍石保興擅取庫物分給戰士主者固執不可保興曰城危如此何暇申覆事寧之後願償家財及寇退具以聞上赦不問保興守信長子也河北民多驚擾丙寅遣屯田郎中李播等八人分往邢洺祁趙雄霸貝冀諸州遍詣閭里諭以車駕已至大名速令歸業仍詔州縣倍存卹之　上登大名之

子城南門樓問知府事劉知信曰城中居民幾何知信對曰主客合數萬家上顧謂輔臣曰河朔藩鎮玆爲都會矣翌日召見父老八十四人勞賜之

丁卯左侍禁閤門祗候衛居實自府州馳騎入奏駐泊宋思恭與知州折惟昌鈐轄劉文質等引兵入契丹五合川破巴罕太尉寨盡殺敵衆焚其帳千五百餘所獲戰馬牛羊萬計鎧甲弓劍千事賜居實錦袍銀帶束帛遷供奉官就賜思恭等錦袍金帶立功將士並升擢之

賜蕃部首領物有差（衛居實未見）以濱州防禦使王榮為貝冀州行營副都部署先是都部署石保吉至天雄進師頗緩有詔督之及貝州則敵已退矣即召保吉還

初河北轉運使裴莊屢條奏傅潛無將略恐失機會樞密使王顯與潛俱起攀附頗庇之莊奏至輒不報潛屯于定州緣邊城堡悉飛書告急潛麾下步騎凡八萬餘咸自置鐵撾鐵掭爭欲擊敵潛畏懦閉門自守將校請戰者輒醜言詈之無何敵破狼山諸寨悉銳攻威虜兩

晝夜不勝遂引兵略寧邉軍入祁趙大縱抄刼游騎出邢洺間百姓驚擾攜挈老幼爭入城郭鎮定路不通者踰月朝廷屢間道遣使督其出師會諸路兵合擊其都監秦翰及定州行營都部署范廷召等屢促之皆不聽廷召怒因詬潛曰公性怯乃不如一嫗耳潛不能荅都鈐轄張昭允又勸潛潛笑曰賊勢若此使吾與之角適挫吾銳氣耳聞者莫不扼腕廷召促潛不已潛乃分騎八千步二千付廷召令於高陽關逆擊仍許出軍為援

然潛固無出意及上遣石保吉上官正自大名領前軍赴鎮定與潛會擊潛卒逗留不發

丙子詔御史中丞魏庠諭百官各上封章直言邊事據此孫何集乃此月二十六日事於是工部侍郎集賢學士錢若水言陛下躬擐甲冑駐于魏郡已踰浹旬戎撓未至今所切者大率不過即今御戎之策將來安邊之術爾臣聞孫武著書以伐謀為上漢高將將以用法為先伐謀者何蓋將帥能料敵制勝也用法者何蓋朝廷能賞罰不私也

今則傅潛領數萬雄師閉門不出坐看敵人俘掠生民上則辜委注之恩下則挫鋭師之氣蓋潛輩不能制勝朝廷不能用法使然也軍法曰臨陣不用命者斬今若申明軍法斬潛以徇然後擢取如楊延朗楊嗣者五七人增其爵秩分授兵柄使將萬人間以强弩令分路討除孰敢不用命契丹聞我將帥莫不用命退則亦死豈不懼哉懼則豈獨思遁抑亦來歲不敢犯邊矣如此則不出半月可以坐清邊塞然後鑾輅還京則天威懾於

四海矣臣嘗讀前史周世宗即位之始劉崇結契丹入寇遣大將楊衮領騎數萬隨崇至高平當時懦將樊愛能何徽等臨陣不戰世宗知之翌日大陣宴會斬愛能徽等拔偏裨十餘人分兵擊太原劉崇聞之股慄不敢出契丹即日而遁是以兵威大振復收淮甸下秦鳳平關南如席卷耳陛下睿聖神武豈愧于世宗乎此所謂即今御戎之策也其將来安邊之術臣不敢廣引前事止以近事言之太祖制置最得其宜以郭進在邢州李

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王彥昇在原州但得緣邊巡檢之名不授行營部署之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立邊功者厚加賞賚其位或過觀察使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久不易則邊事盡知然後授以聖謀不令生事來則掩殺去則勿追所以十七年中北敵西蕃不敢犯塞以至屢遣戎使先來乞和此皆布耳目陛下之所知也伏望遵太祖故事選擇名臣分理邊郡罷部署

之號使不相統臨置廵檢之名俾遞相救應如此則出必擊寇入則守城不數年間可致邊烽罷警矣　起居舍人直史館李宗諤言國家馭邊之術制勝之謀將帥之短長兵衛之多寡宸算廟略盡在𣪍中今之言事者不過請陛下大出甲馬益貯糧儲并力驅除分道掩殺此蓋言之甚易行之則難始受命則惟以攻堅陷陣為壯圖及遇敵則惟以閉壘塞門為上計辜君父之重委致生靈之倒植興言及此誠可太息以臣所見有異於

斯自古行軍出師無不首擇將帥夫將帥者不必居上鎮握禁兵者方付以閫外之事必先觀其取與察其智謀能摠千人者委以千人之權能敵萬人者授以萬人之職各令守一郡控一城分領驍雄爭據要害来則急擊去則勿追又豈須置三路部署之名制六軍生死之命使有材力之士不得施為縱欲立竒功報厚遇為人所制莫可得也今秋陛下推轂命將委以北面之事精兵銳旅悉萃中山縁邊諸城皆受其節度選任非不至

也權位非不重也告戒非不丁寧也處置非不專也及
匈奴犯邊河朔騷動冀趙之地生民罹灾田園一空老
幼四散以至嚴冱之月輿駕親征曾不聞出一人一騎
為之救援即不知深溝高壘秣馬利兵欲安用哉臣以
為臨軍易帥拔卒為將正在此時也有功者賞於朝不
用命者戮於市亦在此時也臣不敢遠引古事上煩聖
聽近者周世宗西取秦鳳南平淮甸北收關南三數年
間威震天下契丹屏氣不敢南牧其故何哉誠由高平

之戰斬大將何徽樊愛能數輩耳繇是將校股慄知法
令必行無所假貸人人爭効死力所向成功今駐蹕全
魏咫尺疆埸旦夕望有摧奏當陳破敵之策焉可但引
責帥之言迂儒之辭無益於事威令不振軍法不行雖
有茍且之功蓋非長遠之道設若今茲戎敵遁去明年
乘秋復來蹂踐田苗憑陵郡邑陛下復命前將使之扞
禦乎此非臣所知也邊臣得以相效必曰彼為大將握
重兵堅壁端坐不聞獲罪吾輩欲何為哉此則行姑息

之道務因循之政致河北數千里精甲數萬坐餌於匈奴也前所謂易帥抜将罸罪賞功時不可失惟陛下速行之然後下哀痛之詔行蠲復之恩回鑾上都垂衣當宁豈不盛哉　右司諫直史館孫何言陛下嗣位以来訓師擇將可謂至多以髙祖之大度兼蕭王之赤心神武冠於百王精兵倍於前代足以斷匈奴之右臂受呼韓之来朝分閫仗鉞者固當以身先士卒為心賊遺君父為恥而列城相望堅壁自全手握彊兵坐違成筭遂

使契丹焚刼我縣城繫累我黎庶陛下擄人神之憤怒
憫河朔之生靈爰御六師親幸澶魏天聲一振敵騎四
逃雖鎮定道路已通而德棣烽塵未息此殆將帥未甚
得人邊奏或有壅閼鄰近不相救援糗糧須俟輦輸之
所致也將帥者何或恃勇無謀或忌功黷冦但全城堡
不恤人民邊奏者何護塞之臣固禄守位城池焚刼不
以實聞老幼殺傷託言他盜不救援者何緣邊城邑地
比犬牙如輔車唇齒之相依若頭目手足之相衛或託

稱兵少不出或要之奏可乃行矦輦輸者何敵騎往還
猋馳鳥逝羸糧景從萬兩方行迫乎我來賊已遁去此
四者當今之急務也簡擇將帥則莫若文武之內參用
謀臣防塞闕則莫若凡奏邉防陛見庭問合救援則莫
若督以軍令聽其便宜運粮糧則莫若輕齎疾驅角彼
蹻捷今大駕既駐鄴下契丹終不敢萌心南牧所慮荐
食者惟東北無備之城繕完周防不可不謹且蕃寇西
畏大兵北無歸路餘孽尚或稽誅奔突亦宜預備大河

津濟處處有之亦望量屯勁兵扼其要害則單于係頸不日可俟矣　右正言直集賢院趙安仁言臣以為當今有急務者三經久有大要者五急務三者其一激勵戎臣舉賞罰之典自防秋已來有保一軍守一壘而有功者有握重兵居重地而無效者故未能屏桀黠之迹止狡獪之謀今若有功被加等之賞益以强兵使居要害之地無効者奪主兵之柄賜之重罰懲逗撓之失則軍威自振邊塵自消故賞罰不可不舉也其二振救邊

民行優邮之恵自契丹擾邊以来邊民有闗敵之時没於兵刃者遣使收瘞之有骨肉支離廬舍焚毀者本部撫邮之有保守城壘失於種蒔者有司給復之故優邮不可不行也其三請車駕還京重神武之威陛下光宅中區明照四海以一方騷動勞萬乘撫廵今封疆之臣既行信賞邊鄙之俗又協來蘓所宜歸奉宗祧以安遠邇神武不可不重也大要者五其一選將畧當今士卒素練而其數甚廣用之邊方立功至少誠由主將之無

智略也豈非有一夫之勇者不足以為萬人之敵乎昔郤縠將中軍敦詩書說禮樂杜預平吳馬上治春秋蓋儒學之將則洞究存亡深知成敗求之當世亦代不乏賢太祖太宗親選天下士今存在中外不啻數千人其間知兵法可為將者固有之矣若選而用之則總戎訓旅安邊制敵不猶愈於有一夫之勇者乎況其識君臣父子之道知忠孝弟順之理與夫不知書者固亦異矣

其二持兵勢京師天下之根本也瀆魏河朔之咽喉也

鎮定股肱之地也是知根本在乎深固咽喉在乎控制股肱在乎運用兵之衆寡貴得其宜若支大於體末重於本是以利器授人也其三求軍謀古者用兵必有成算謟謀籌畫以賛戎機比来用軍都無此選自今凡命將守邊仍取識孫虚成敗知寇戎情狀者參謀入官階資優與遷陟況今武舉已議復行其軍謀宏遠武藝絶倫科望依唐室故事復開此選其四修軍政古之名將必得衆心師克在和戰則必勝投醪挾纊史册具陳若

非畏愛兼行豈得士卒樂用故穀梁傳云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言敵人畏其法令也今之將帥請先以軍政能否黜陟之則人人自謹於法令矣其五愛民力國家邊備尚嚴經費尤廣今歲輦運固已重勞或未議蠲租與免緣科折變不須給復可息疲羸仍望特戒有司務令省事用全民力以備軍須陛下以上聖之資兼神武之略盪平敵寇正在朝夕臣之狂言姑以竭愚忠之一効烏足資廟勝之成筭哉　右司諫梁顥言臣聞自

古用兵之道在乎明賞罰二柄而已然而賞不可以獨任罰不可以少失故兵法曰罰之不行譬如驕子不可用又曰善為將者威振敵國令行三軍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敗事者雖親必罰故孫武斬隊長而兵皆整穰苴斬監軍而敵遂退以此言之兵法不可不整也昨者命將出師乘秋備塞而傅潛奉明詔擁重兵逗撓無謀遷延翫寇守陴閉壁選懦以自全鋭卒精兵局束而不用以至蕃馬南牧邊壘書驚河朔之民流移未息

魏博以北蹂践一空遂至鑾輅省廵聖君櫛沐残妖未殄餘寇尚存此所謂以賊遺君父者也人怨神怒罪不容誅乃或赦而不問則何以謝横死之民或黜而不戮則何以懲用兵之略以軍法論之固合斬潛以徇軍中降詔以示天下如此則恊前古之典章戒後来之将帥然後擇邉臣之可用者就委用之臣嘗讀前史漢李廣屯兵於邉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遠於斥堠未嘗遇害而廣終為名将匈奴畏

威士卒樂用又唐高祖之備北邊也選勁兵為游騎不賫軍糧隨逐水草遇敵則殺當時以為得策望於邊將中不以名位高卑但擇有武勇謀略素為衆所推服者取十人人付騎士五千器甲完備輕賫糧糗逐水草於邊上往復扞禦不得入郡邑亦不得一處相聚遇有敵寇隨時掩殺仍令烽堠相望交相救應縁邊州郡守城兵師即堅壁以待之遇游騎近城掩殺敵寇即城内量出兵甲援救如此則乘城者不堅閉壘門兒坐觀於勝

負扞邊者不苟依郡郭可行備於寇攘雖匪良籌且殊膠柱趙安仁梁顥疏上或恐在明年春今悉附見　西川自李順平後人心未寧益州鈐轄鳳州團練使符昭壽彥卿之子也驕恣不親戎務有所裁決但令僕使傳道多集錦工織作纖麗所須物輙配市人賫納踰半歲不給其直又縱部曲掠取之廣糴稻麥取即勒僧道備償僕使秉勢陵忽軍校其下皆怨知州右諫議大夫牛冕寛弛無政事時神衛軍戍成都者兩指揮都虞候王均及董福分主之福

御衆整肅故所部優贍均好飲博軍裝悉以給費是月甲子十五日晃與昭壽大閱於東郊蜀人喜遊觀兩軍衣服鮮弊不等均所部皆慚憤出不遜語戊寅晦晃具酒肴犒其牙隊而昭壽則無所設軍士益怨故趙延順等八人謀作亂